

今日中國

香港
出版

運
生

立足港澳 洞察中國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
英文版翻譯背後的故事

小土樓揚威 中大「一專一村」團隊
奪「建築界奧斯卡」

退後三步
拍盡金漆招牌背後冷暖

休戀逝水——顧正秋傳奇

周有光：
漢語拼音之父

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World Building of the Year
2017

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Category Winner
2017

ISSN 2312-816X



售價 HK\$30.00 / US\$ 5.00



<https://www.facebook.com/chinatodayhk>

小土樓揚威 中大「一專一村」團隊 奪「建築界奧斯卡」

文 張力

過去的10來年，儘管吳恩融教授和他的團隊以最簡單的材料在中國西部偏遠農村修橋、建學校的行為，從不曾為專業圈子所輕忽；儘管他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博士後研究員萬麗，在2017年因其自嘲的「畫風跑偏」的「草帽建築師」形象突然成為內地「網紅」，但關於「一專一村」農村可持續發展計劃、關於「一心橋」和「無止橋」、關於為貧困地區村民提供本地化又符合成本效益，且能帶來尊嚴的建築方案背後的建築學，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意義，無論在內地和香港，仍然未有充分認識。



2017年11月，中大團隊在柏林奪得世界建築節年度建築大獎，左起遲辛安先生、吳恩融教授及萬麗博士。吳恩融說，拿獎是為了告訴學生，即便是小東西，大家也會很看重，並「不是傻瓜東西」。

雲南魯甸光明村這幢兩層高、面積僅148平方米的低成本新型抗震夯土農宅建成後，很多村民前往參觀，希望也能親手搭建一棟這樣的房屋。



2013年5月，甘肅黨政村，（左起）吳恩融、遲辛安、萬麗在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無止橋工地

「挺意外的，原來以為得一個組別獎就差不多了。」

34歲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一專一村」光明村項目負責人遲辛安長着一張娃娃臉，回憶起去年11月的柏林之行，仍然有些難以置信。

2017年11月15日至17日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建築節（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WAF）恰逢第十屆，為期3天的活動共吸引全球超過2000名建築師參加。

「今屆共有來自68個國家和地區的924個項目參賽，其中434個項目入圍從住宅、學校、車站、博物館到大型基礎設施和景觀項目等18個組別的角逐，結果中大團隊在『新與舊』組別勝出，得以入圍決賽。」說起當時場景，見慣大陣仗的香港中文大

學姚連生建築學教授吳恩融教授亦不免有幾分興奮，尤其是今年世界建築節擁有一個由Kieran Timberlake建築師事務所的James Timberlake擔任主席的超級評審團，成員包括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合夥人Ellen van Loon、WOHA創始人Mun Summ Wong、Ian Ritchie建築事務所的Ian Ritchie和Ingenhoven建築事務所的Christoph Ingenhoven。

在建築節最後一天，各組別優勝項目負責人被邀請到柏林的Arena體育館作詳細介紹，最終由吳恩融教授領導的「一專一村」團隊為雲南魯甸光明村一對因地震失去家園的老年夫婦設計、建造的一幢兩層高、面積僅148平方米的低成本新型抗震夯土農宅，獲評審團選為有「建築界奧斯卡」之稱的世界建築節2017年度建築（World Building of the Year 2017）——這是首次有香港團隊獲此殊榮。

重拾生活希望的設計

評審團認為，「一專一村」團隊對傳統材料再利用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透過將古老智慧和現代技術完美結合，革新了傳統的



年屆八旬的楊老夫婦震後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一直住在臨時的破帳篷中。中大團隊的土屋重建計劃，令他們重燃有屋住的希望



因為視力不好，已經很久沒有繡十字繡的老奶奶在採光良好的中庭空間重新繡起了十字繡



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恭賀「一專一村」團隊獲獎。(左起)中大建築學院助理教授高仕棠 (Kristof Crolla)、陳張敏聰夫人慈善基金有限公司陳孔明、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中大建築學院姚連生建築學教授吳恩融、建築學院1u1v項目發起人萬麗博士以及建築學院博士研究生遲辛安

建造方式，而該建造方式可以廣泛應用在世界上任何受到地震和貧困問題威脅的地方。有評審形容項目「非凡」，並提及項目的過人之處在於它能夠為普通人面對的大問題提供援助。而世界建築節項目總監保羅·丁奇 (Paul Finch) 則認為光明村夯土農宅項目展示了，無論在貧窮或富裕的社區，「建築均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

不僅僅是與生活相關，吳恩融頗為認同之前國際重要建築刊物——英國《建築評論》雜誌授予光明村農宅項目2017年度「居住建築大獎」時所指出的，該設計事實上是「還災民住屋尊嚴 (give life back its dignity)」。

「這對老人震後一直住在簡陋帳篷裏，因為無力重建坍塌的家園，非常悲觀，甚至懷疑餘生是否會在帳篷度過，（事實上在地震中）他們喪失的不止是房子，還有希望。一年半後當他們終於搬進新屋，卻意外成為全村人羨慕的對象，現在這對老年夫妻是村內最自豪的人。」吳恩融指出，「重建不只是還他們一間屋，更讓他們有一個體面、有尊嚴的生活環境，給老太太心靈的支持，重

拾生活的希望。」在他看來，雖是較窮的村民，他們一樣有權在舒適的空間做自己喜欢的事。

拾生活的希望。」在他看來，雖是較窮的村民，他們一樣有權在舒適的空間做自己喜欢的事。

「一專一村」(www.1u1v.org) 是由吳恩融教授和萬麗在2014年初籌組及推行的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其理念是整合一所高校的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源，以策略性、系統性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從居住環境、健康及公共衛生、教育文化及經濟等多方面，因地制宜，改善農村的環境和民生。

此前，吳恩融教授自2005年起已帶領學生先後完成「良橋助學夢成真」「瑤學行」「毛寺村生態實驗小學」和「無止橋」等眾多建橋和災後重建項目。其中「無止橋」和「毛寺村生態實驗小學」分別於2006和2009年獲國際建築界殿堂級獎項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 (RIBA) 年獎「國際獎項」——不但與「鳥巢」「水立方」及北京機場3號候機樓等投資巨大的大師作品並列，更是1966年RIBA創辦以來，所有得獎作品中成本最低的兩個（共投入110萬元）。「毛寺小學」還曾獲得2008年世界建築節「學校」組別的嘉許作品，並在香港設計營商周連奪三項大

獎，在首屆中國建築傳媒獎中，亦獲頒最高榮譽「最佳建築獎」；而在四川攀枝花馬鞍橋村開展的災後重建綜合示範項目，則先後獲得2010香港「環保建築大獎」的新建建築類別——社區設施大獎（亞太區）、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的優秀設計獎及旨在鼓勵

萬麗是吳恩融繼穆鈞之後帶出的第二個

有志於從事中國貧困農村地區可持續建築設計及評估體系的學生，作為「一專一村」農村可持續發展計劃的聯合創始人及項目召集人，已有10年農村研究和實踐經驗的萬麗需要統籌團隊在各地的項目以及跟進設計和施工進度——不過，她感興趣的農村並非所有

農村，而是貧困農村地區，「通常是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區、自然災害頻發地區」。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交通不便、發展落後、資源匱乏等問題，很多基本生活的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至於什麼江浙新農村，我們就不戴着草帽去『添亂』了。」



搬入新居的楊老夫婦，意外成為全村人羨慕的對象。現在這對夫妻是村裏最自豪的人，坐在自己設計的院內，他們重拾生活的希望

「一專一村」的首個項目位於雲南省怒江州秋那桶村，邀請了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進行公共衛生研究，最近亦與中大崇基學院及香港教育大學攜手於當地開展幼兒發展促進計劃。光明村災後重建支持計劃則是「一專一村」團隊的第二個項目，目前團隊在雲南昭通光明村已建成兩棟抗震夯土示範房屋；2016年，「一專一村」團隊在內地建成中國第一座農村現代竹橋——「一心橋」，以解決當地貧困村民的過河困難問題。

吳恩融透露，團隊的下一個目標，是將這種新型抗震夯土農宅建造技術推廣至更多西南地區的鄉村，為內地的災後重建政策和夯土建築規範提供指導和依據。團隊現時已在雲南大擺衣村開展新的生土建築項目，並在昆明建立生土建築研究發展中心，展開教研及學術交流，培訓工匠及制定指導圖冊，

「以便將來進行技術及知識轉移」，將有關技術傳授給當地村民，甚至幫助其他地震災害頻仍的國家及地區。據悉，包括柬埔寨、尼泊爾、哥倫比亞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對這項技術表示了興趣。

「高科學、低技術」

2014年8月3日，雲南魯甸發生6.1級地震，導致617人死亡，近8.1萬幢房屋盡毀。

「8月3日地震，4日兒子出生。」遲辛安卻沒有時間多陪妻子萬麗，他很快趕到了位於震央附近的光明村第12村民小組。

當地有61戶家庭，近八成房屋都是傳統夯土建築，震後全數嚴重損毀。村民對傳統土房失去信心，甚至「談土色變」，轉而修建磚混結構住宅；有些地方的建設部門在

制定災後重建策略時甚至明令不許再建土屋。但因災後建材價格飛漲，不少村民無法負擔，需要借錢或者貸款才能完成重建，反而成為沉重包袱。加上磚混結構的房屋保溫隔熱性能不足，冬冷夏熱，而且磚和水泥製造運輸過程中會消耗很多能源，當地又缺乏工匠，種種問題令災區重建面臨很大困難。

夯土建築在雲南紅土高原有悠久歷史。生土作為一種傳統的建築材料，主要以紅泥、粗砂、石灰塊構成，經濟易得，冬暖夏涼。震後重建工程更可利用倒塌房屋的泥土就地取材，免卻建材的遠距離運輸和深加工，省時省成本。但是，土屋是不是真的不夠安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以一種尊重文化的態度，首先了解當地民情和需求，深入研究房屋為何會震毀，在了解傳統夯土建築不足的基礎上，在

材料上下功夫，製造出堅固建築材料，並致力改良設計方案，在佈局和結構上採用科學方法使房屋更堅固。」吳恩融回憶說。

2014年10月，吳恩融、萬麗和遲辛安，與劍橋大學地震專家蘇國涓及昆明理工大學教授柏文峰合作，決心為光明村設計一種既抗震、造價低廉、環保又舒適的民居，作為示範項目。這正是一專一村計劃的典型做法——每個「一專一村」項目皆由一名中大建築學院的博士生負責，將項目的實踐成果與其博士研究論文相結合，並在過程中廣邀海外和國內大學的專才，組成跨學科團隊，致力於改善農村民生，幫助老弱婦孺，推動教育、文化、社會、經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

項目團隊調較土料中黏土、砂子、纖維的比例，加入極少量水泥，並在牆體中加入豎向鋼筋和橫向混凝土圈樑，以提升整體的抗震性能。對吳恩融團隊來說，對生土建築的關注和研究其實早在2008年參與四川汶川地震災後重建時就已開始。「但這次我們在技術上做了進一步改良」，萬麗說，比如採用了一些小型夯土機械。「夯土機械夯實的力度比人工要大很多，如果仍然用傳統的木模板很容易就變形了，所以這次換成了鋁合金模板；重新調整了土的配比，用了攪拌機，所以混得特別的勻。」

改良後的土屋能不能滿足當地的抗震需求呢？「我們在昆明理工大學做了一個振動台試驗，把1:1的土屋模型放在振動台上，振動台可以模擬不同類型地震波，甚至包括模擬魯甸地震的「魯甸波」對它進行各種各樣的摧殘。經過多番測試，我們發現這個房屋完全可以滿足當地8度設防的抗震要求，

（左圖）村民活動中心是一個雙層夯土建築，驟眼睇有點似福建的土樓，考慮到當地村民主要是傣族和彝族，全村人很喜歡圍成一圈跳舞，萬麗把它設計成弧形，這是她畫的村民活動中心手稿。以後每次回到這裏，看到大家在院子裏玩得熱火朝天的（右圖），她都會覺得之前的努力沒有白費

是一個非常安全、堅固的房屋。」

當時光明村的災民，有能力的都在政府幫助下砌起了磚混結構的房屋，工匠楊慶廣年屆8旬的父母震後希望重建自己的土房，卻因沒有能力一直住在臨時的帆布帳篷中。「他們在臨時帳篷已經住了1年之久，兩位老人很有個性，即使這樣都不願意搬到子女的磚房。」吳恩融笑着說，他們決定以改良的夯土建築技術，為這對年邁夫婦建造一所舒適安全的示範土屋，藉此重建村民對傳統土房的信心，明白到夯土建築也能提升生活品質，從而使當地傳統建築文化得以保存。

吳恩融團隊採用「高科學、低技術」手段開始了為期4個月的建造過程。所謂「低技術」就是讓新型抗震土房所需的建築技術和工具簡單易學，老人的兒子楊慶廣和兒媳，以及光明村村民參與了整個重建過程。

「由於這種新型態的抗震夯土建築改良自當地人都熟悉的傳統建築方式，所以居民也能參與重建過程，他們學得技術後，未來可以維護自己的房屋，甚至能作為一門謀生技藝幫人蓋房。」吳恩融認為，「授之以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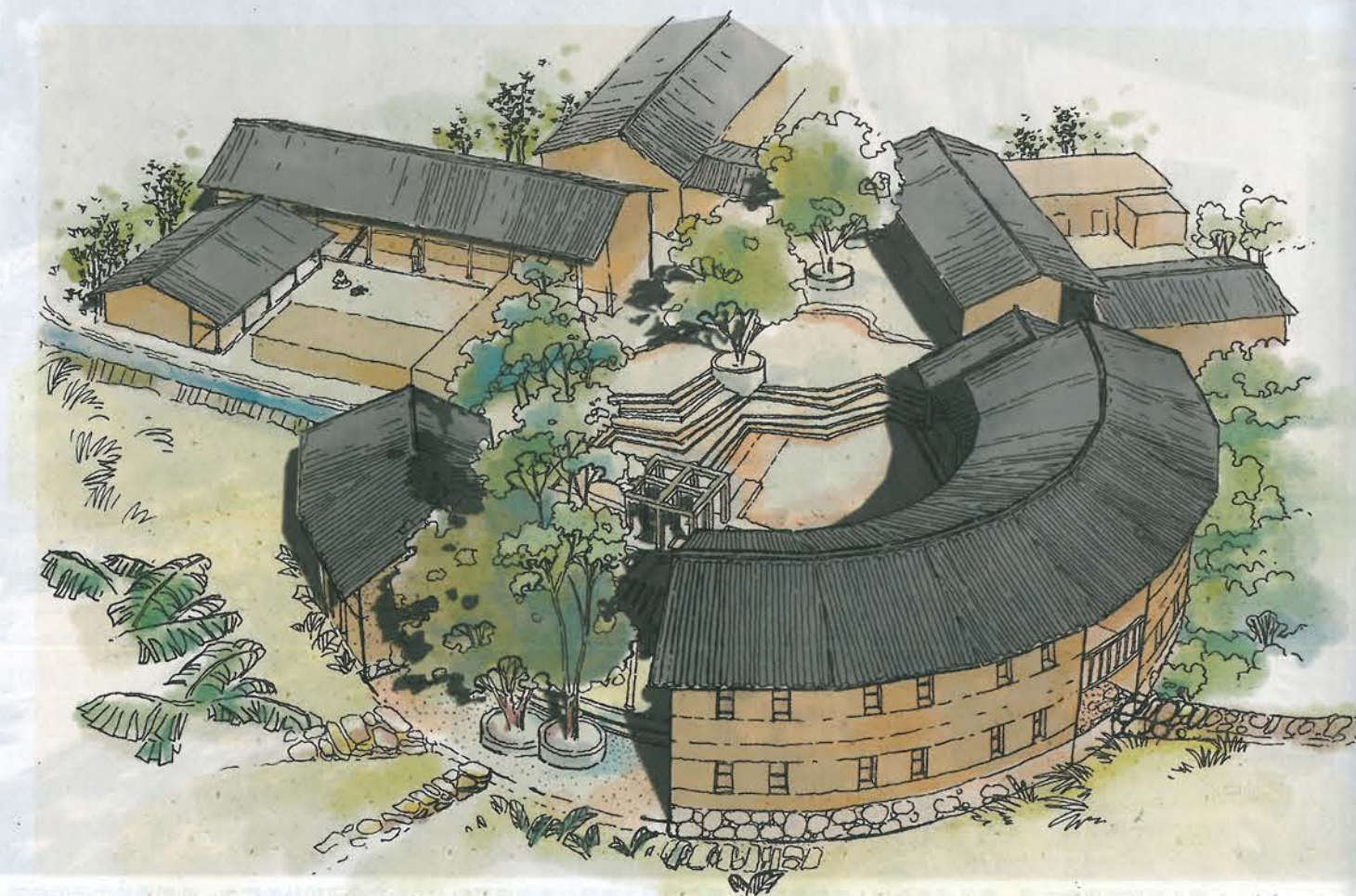


2009年7月，萬麗在四川馬鞍橋村村民活動中心鋪地

村民共建」正是團隊帶動當地經濟，並建立社區歸屬感的方法。

2016年5月，楊氏老夫婦結束震後1年半的帳篷生活，終於搬入這棟經濟、素樸、舒適且安全的自家房屋，感慨「新的土房冬暖夏涼，光線充足，孫兒都很喜歡假日在這兒留宿。舒適的中庭空間讓我們可以在屋內編竹及繡花，工作時間長一點也不覺得累。」吳恩融則把這棟土房喻為「浴火重生的鳳凰」，他認為：「通過對傳統建造技術的簡單改進和提升，配合切合生活需要的設計及研究，我們既可確保建築安全穩固，又可保護生態、當地歷史及與之共生的鄉村生活方式，改善村民生活。」

在農宅的設計上，吳恩融團隊考慮到楊老夫婦的日常生活習慣，打造了採光及通風良好、舒適美觀的半室外中庭空間，「比如老爺爺經常編一些竹筐、籃子到市場上售





2013年5月，遲辛安（中學雙手者）在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無止橋項目所在地甘肅黨政村

賣，以後他就可以在這裏藉着天光、吹着穿堂風慢悠悠地做手工；以前屋內光線暗，老奶奶眼睛不好，已經很久沒繡十字繡了，現在她重新繡起了十字繡。」雙層中空玻璃窗及屋頂隔熱層確保室內冬暖夏涼，減低能耗。吳恩融形容，夏天屋外溫度30多攝氏度，屋內只22度，「好似開冷氣咁」；冬天室外零下10度，裏面卻要高出5—10度；農宅門外設有院落，有草地和樹木提升景觀效果，老夫婦與鄰里在此閑話家常乘涼聚會，甚至「可以飲下茶！」院子的設計看起來很簡單，但「其實是村民自己設計的，也是他們自己施工的，他們親自參與進來重建家園，我覺得特別珍貴。」萬麗說，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個院子過於簡陋，但我在四川大學的老師就說：「農村的房子嘛，房前屋後

種一點菜、種一點樹就挺好，難道你還要給他們做一個日本庭院的枯山水嗎？」

楊慶廣和妻子是施工隊主力。「住帳篷冬冷夏熱很遭罪，屋內怕着火也不敢點蠟燭。感謝『一專一村』團隊為我父母建造了這麼舒適的房屋，並讓我們參與建築工程，學會一技之長以維持生計。鄰舍們參觀我們的房子後，都說很想親自搭建一幢這樣的房屋。」做完這個項目，楊慶廣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熟練的工匠。團隊再有新項目的時候，會請他過去幫手上課、培訓工人。

因為是就地取材、村民共建，這幢兩層高、面積148平方米的新型抗震夯土農宅的建築成本每平方米只需940港元，相比同村的磚混結構房屋成本（每平方米1400-1600港元）節省40%。新農宅不單價格低廉，而

且十分穩固。村內隨後又經歷過兩次4級以上地震，旁邊的房子出現裂縫，但這棟土房卻安然無恙。

2017年8月，這一新型抗震夯土農宅擊敗包括日本建築大師隈研吾項目在內的強勁對手，在全球超過250個建築項目中脫穎而出，榮獲旨在表彰全球具有特別貢獻居住建築的《建築評論》雜誌2017年度「居住建築大獎（Architectural Review House Awards）」，評審特別讚揚團隊對當地社區有深入的理解，並為居民提供本地化且符合成本效益的建築方案，讓居民感到自豪，甚至重新欣賞當地建築傳統。

一向支持吳恩融團隊工作的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對該項目背後的理念深表認同：「以知識回饋社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正

是學術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目的，亦反映中大教育理念中所提倡的人文精神。」而吳恩融教授表示：「內地近年推行新農村發展，而中央政府亦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到消滅貧困和可持續性是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是次獲獎項目以『授人以漁』的方式協助村民自力更生，並為他們提供安全、舒適及便宜的居所。中大致力以科學方法研究建築對人和環境的影響，項目以低碳、環保的方法建造，對實踐未來農村發展的方向有示範作用。」

草帽建築師

記者問吳恩融教授，光明村項目最大的難度是什麼？他說是觀念，尤其是當地官員的觀念。他笑着說起一個小故事：在團隊幫楊氏夫婦蓋土宅時，很多村民覺得只有傻瓜才用泥建屋，樓蓋好後，來村內考察的當地官員也覺得，都21世紀了怎麼還在起泥屋？多少有些疑慮的官員拿起一塊頁岩磚用力扔向泥屋外牆，不料磚爛了泥屋卻毫髮未損，這才對土牆的牢固度刮目相看。吳恩融期望這一技術能得到政府更大程度的認同，在更大範圍內廣泛採用，為更多處於地震帶的村民興建價廉物美土房。

「很多人質疑村民蓋這樣的土屋是否出於無奈，覺得等他們有錢了，富裕了，交通方便了，還會不會做這種土房子？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這個項目完成後，很多村民去參觀，都說我們家也要蓋一個這樣的房子，你可以幫我們嗎？有些村的村幹部也說，我們村馬上就要整村改造了，能不能幫我們把生土建築做一些改變、設計得更好？」土房土嗎？怎麼才會不土？它是否應該被時代淘汰？經濟實用、環保自然、特色鮮明、適合村民日常生活的土房真的會跟我們說再見嗎？對於這些問題，比起10年前，萬麗現在篤定多了。

對於34歲的萬麗和「老遲」來說，為農民蓋土房子是否會成為他們一生的志業現在還不好說，但這無疑是老師吳恩融所期待的。比老遲大幾個月的萬麗在這條「草帽建築師」的路上結識了這個終生伴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名叫「橋仔」，一切盡在不言

中。

2006年12月22日，正在重慶大學修讀建築學碩士的萬麗無意間聽了吳恩融教授招募無止橋志願者的一次講座，覺得「特別接地氣，特別理想主義。」這是她第一次知道無止橋——這是一個鼓勵香港和內地大學生運用環保理念，義務為國內貧困和偏遠農村設計和修建便橋及村莊設施的團隊，那天她在博客上寫到：「我要去報名。」一個多月後，她報了名，興奮得「就像第一天去上學的小學生。」2007年她擔任過雲南昭通無止橋項目的統籌者，「當時參與建橋的共有34人，作為統籌者需要負責從施工準備、鋼材加工、購買螺絲到志願者衣食住行，嘉賓行程安排等大小事宜，圖紙設計也是團隊做的。」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3個月後，攀枝花發生了6.1級地震，會理縣馬鞍橋村受災嚴重。在國家住建部的支持下，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統籌香港中文大學、重慶大學等高校成立聯合團隊，於2009年在馬鞍橋村開展震後村落重建研究與示範項目。重建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吳恩融教授和他的學生穆鈞博士（現為北京建築大學教授）主要負責，他們走家串巷地做了很多調研，立志在尊重當地氣候環境、生活習慣的前提下，在保留生土建築優點的同時，把村民的房屋建得更安全舒適，最終研發出一套比較容易操作的抗震的夯土建造體系。

幾個月之後，33戶村民的新房建好了，大都在原址重建，沒有留下廢墟和危房。這些重建的房屋「不華麗也不搶眼」，但是乾淨整齊，自有秩序，都是根據各家宅基地的狀況和實際需求而設計。土屋寬敞明亮，每堵牆至少有50厘米厚，牆面光滑平整，側牆有圓形的通風口，大小不一的窗戶都嵌着透亮的玻璃……

馬鞍橋項目初期，忙着畢業論文答辯的萬麗只是以志願者身份「幫穆鈞師兄忙」，主要負責跟村民們簽訂協議和收發資料等基礎性的工作，同時負責為村內修建風雨橋的工作，「雖然無止橋的建造有一個模板，但必須根據每個村落的水文條件、河牀等不同情況作出調整」，她不斷在博客上記錄下



2013年5月，甘肅黨政村，萬麗在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無止橋項目工地

自己學習測繪、出去調研、建橋、參加災後重建項目的點點滴滴——正是這些觀察細膩、充滿個人對鄉建的思考和對鄉民感情的文字使她在芸芸志願者中被吳恩融教授「相中」，並邀請她到香港參加無止橋慈善基金晚宴。而她的踏實投入，也使穆鈞樂意給她不少建議。

在香港，穆鈞問她是否想過讀吳恩融教授的博士，這時的萬麗其實已經去西南建築設計院實習了，在視勒·柯比意和路易·康為偶像的她的想像中，那是一條坐在設計院建模做方案的「正常」人生路，而到香港讀博士，則是「很大的未知世界」。但是這個從小生活在黔西北小城赤水的女生直覺這個世界會「很精彩」，2009年她孤身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跟隨吳教授讀博士。同年

4-6月當她再次來到馬鞍橋村時，重建已進入公共服務設施階段，萬麗以村民活動中心駐場建築師和現場統籌的身份一待就是3個月，每天戴着大草帽穿着花布鞋走街串巷，村裏30幾戶人家，誰跟誰是親戚，誰跟誰有矛盾，她都一清二楚。在與村民同吃同住的日子裏，萬麗逐漸成為其中一員。即使10年以後，她也很難忘記在房東楊興瓊家「院子裏嗑瓜子、吃葡萄，一起說說笑笑的時光，一起張羅篝火晚會的日子，在屋頂平台上一邊看星星看月亮一邊找手機信號的夜晚」，在村內過生日的時候，「村民殺雞給我吃。臨走前，楊興瓊送給我一雙她親手繡的鞋墊。」

問萬麗，讀本科時何以會選擇四川大學建築學專業？她直言，只是因為從小受畫工程製圖的「怪咖」父親影響喜歡畫畫，對建築並沒概念，「一年級練基本功，才發現做設計沒畫畫那麼簡單，本科快畢業了才開

始有一點想法。」讀研究生的時候，很多課餘時間她跑去做志願者，參加農村的建造活動，「好像有點不務正業，但是我覺得似乎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她突然發現，建築師不應該只是坐在電腦前面冥思苦想，應該走出去，了解材料、了解工匠、了解使用者、了解工程師，了解我們只是「蓋房子」這件事中的一個角色，應該和別的角色一起，完成整件事，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割裂地去看它。她記住了一位藝術家的一句話：「藝術是和現實的貼身肉搏，藝術是行動。」建築設計何嘗不是如此？她這麼說着，在柏林拿下大獎的瞬間，雖然懷着4、5個月的身孕，但「已經在想下一個項目應該怎麼做了」。

畢竟，在大規模、快速、標準化的災後重建和新農村建設中，抗震土建築的使用和推廣依然緩慢而艱辛。她在博文中寫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對這種技術缺乏足夠的了

解和認識，另一方面，建築領域也缺乏相應的專業規範和標準。對政府部門和大眾的宣傳、對施工人員的技術培訓、對相關規範的科研制定，也都需要更多投入和時間。開展示範項目，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

就像她在「一席」的演講，那麼多人點擊瀏覽，她也沒覺得有多了不起，「就像是爬山的時候回頭看看，心裏會說：『哦，我已經走了這麼遠，走到這裏啦！』然後再往前看看，更遠的路途還在前面。」

「做一輩子」的志業

作為「一專一村」計劃的靈魂人物，56歲的吳恩融是位非典型教授。譬如他對學生的要求不是看你掌握了多少老師教的知識，而是看你教會了老師什麼。不管大小，學生只要讓吳教授學會了一點新知，就能拿到好的成績。教書20多年，他自言「只有一個方法，我對學生說我不會教我懂的事，但我會教你我感覺到的東西。」萬麗最大的感受是，他會給你很大空間，只要你說的有理有據，他就放手讓你去做；再比如不時往內地貧困農村跑，在窮鄉僻壤建橋、蓋學校，連沈校長都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出學術成果，「可是他還是說，我鼓勵你繼續做！」吳恩融特意帶記者看辦公室外掛着的沈校長題贈、語出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人生三境界」。

這位看上去隨和放任的教授卻，也有着不怒自威的一面，做事絕不隨隨便便。說他吹毛求疵或者苛刻也好，一絲不苟抑或責任感強也罷，吳恩融認為，其實每一個細節都做好時，整件事就會很完美，如果每一處都偷工減料，整件事就沒什麼意思了。有人說，現在香港的年輕人一無是處，專找麻煩，吳恩融卻認為，作為先生一定要找到方法，把學生的潛力發揮出來。在吳恩融身邊跟了8年多的萬麗說，他把學生當家人，要求很嚴格，但這樣「可以讓你很快學到很多東西，自己慢慢變得越來越強大。」

吳恩融受父親影響很大，他跟記者講了兩個細節：「有次幫爸爸做嘢，他叫我做完給他看，我覺得差不多就交給他，沒想到



吳恩融閒時喜歡篆刻，辦公室擺放着不少閑章，或許這是另一種建築？其中一枚圖章是他至愛（小圖）：上是河川，一條無止橋斷續穿過，下方則是毛寺小學，毛寺村對他的意義不言而喻

他一把拿去丟進垃圾桶，怒道：既然是差不多，為什麼拿來給我看？我好驚，但從此明白做事必須認真，不能『求其』。」

「又有一次也是幫爸爸做嘢，結果做錯了，爸爸問我為何做錯，我說是阿姨教我的，他一巴掌打過來，問我，那人家叫你去死你要不要去死啊？做任何事情一定是自己的責任，要想清楚做這些事能給別人帶來什麼利益？能幫得上別人忙嗎？光漂亮沒用，一定要幫到誰；做人要有原則，不要為一些好處放棄原則。」多年以後，吳恩融直認，建築設計不能只標榜美學，「我成日都咁教學生，平實設計先係timeless（永恆），唔好pretend（造作），生命先係最緊要。」他反覆強調，要從人的生活出發做事，而人的生活往往「是在最小的地方」。

吳恩融回憶，父親是在1948年16歲的

時候從老家豐順出來，在香港賣過糖賣過鹽，做過棺材斬過柴，還在元朗姑丈那裏養過鴨。在他出世前，父親曾與李嘉誠在同一間廠做塑膠花，李嘉誠後來開了長江塑膠廠，吳父則開設怡華塑膠廠，「那個年代有很多這樣的山寨廠，父親當時帶了2部機器出來，最早工廠在紅磡，特意選在一個法官的樓上，這樣沒人會來查；後來工廠擴大生產搬到何家園村，也就是現在兆基創意學院的所在地，這時已經有7、8部機器，幫工廠加工塑膠花的女工有20多人。」上世紀70年代，蔣經國在台灣搞十大建設，實施稅務優惠政策，加上當地人工便宜，吳父遂將工廠搬到桃園。從小學到中三，吳恩融每年暑假都會去父親工廠幫忙，「人家叫我太子爺，可是父親卻說誰年齡小就誰洗廁所，他對人的感情特別深，我從他身上學到人應該為人

家活下去，工人是你的老闆。」

1983年，吳恩融從諾丁漢大學本科畢業，母親有意他回台灣接下家中產業，希望重振旗鼓，但父親堅持認為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已是夕陽工業，「兒子不應走沒有未來的路」，不久吳父賣廠還債，「工廠最多時欠債250萬」。這時吳父已患前期肺氣腫，從此纏綿病榻20多年。也是在那一年，吳恩融第一次「返鄉下」，之後他重返英倫，在曼徹斯特大學繼續深造，「我的碩士論文就是關於客家土樓，在福建龍岩、永定一帶，



吳恩融教授在介紹光明村農宅項目

17世紀已有土樓建築。」

因為父親一句話，「只有四所大學才算是（上）大學，即劍橋牛津哈佛耶魯。」吳恩融後來讀了劍橋大學建築學博士，1992年他博士畢業，病榻上的父親帶着氧氣面罩上飛機，專程從香港趕到劍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2005年7月，吳恩融建起第一條無止橋時父親已身故，他特別在橋上刻上父親吳仲文的名字紀念。

劍橋畢業後，吳恩融輾轉MIT、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地，直到1999年得到機會返港，在中文大學建築學院任教。2002年，他「想弄清楚老祖先從什麼地方來」，正好有一個朋友在西安，於是從西安一路走到延安、壺口，他感慨沿途土地的荒蕪，水土的流失：「土也不厚，沒有樹，可是一查典籍，幾千年前這裏卻是林木遮日。」吳恩融也看到當地小朋友上學的困難——「那時還有希望工程」，本想為當地農村設計學校的他去到一個村，看到很多學生放學後就在水邊，穿着水鞋一個跟一個涉水過河，就問那些學生過河有沒有困難，學生平靜而傷感地說，通常都沒什麼困難，不過去年才淹死了幾個學生。「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是很平常的事。」這種對生命淡漠而無奈的態度令吳恩融感傷、觸動，「可不可以找個方法幫助他們，

讓他們不用每天冒着生命危險上學呢？」一個簡單的理由促成了無止橋這個理念的誕生。他覺得人活在世界上，「希望能夠幫到人少少，所以我成日跟學生講，做人只看到自己很辛苦的，如果能夠看到別人的生命，其實是很快樂的，所以我們的生活不要只為自己，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做事，而是要看到別人的需要。年輕人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只是你想不想做。」不知道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前會不會浮現母親文革時期常帶他上深圳為老家親友「寄上一大片豬肉」的場景？

從2002年發願建橋，到2005年7月起好第一座橋，為什麼會持續這麼長時間？「建橋容易，一個禮拜最多10天就蓋完了，但要找到一個人家願意讓你建的地方並不容易。」記不清是暑假還是復活節假期，吳恩融在陝甘一帶找了很多地方，之所以第一個點選在甘肅慶陽毛寺村，只是因為當地「書記允許我們做」。籌款也並不容易，「最開始籌了兩年，才找到5000元。後來陳孔明先生問我建橋需要多少錢，我說50萬元，結果他說我給你100萬，50萬你去蓋橋，30萬元拿去建學校（後來又加了30萬元），其實建橋的成本不過5萬元，但是帶學生去很貴，第一條橋參與的學生85個，其中香港去



兩個兒子Michael（左）和Simon（右）中三開始就跟着父親（中）一起去建橋，雖然他們在英國出生，但吳恩融希望兒子知道自已的根正是中國。「小兒子特別喜歡（做這些事），跟我說一聲：老頭我去非洲了，一去就是一年，做志願者教英文。」

的50人，一個人一萬元就是50萬，但這樣做會讓多一點人知道（這個項目），也可以把這個故事告訴更多人，包括它後來拿了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年獎，拿獎的目的也是為了讓捐款人更多地認識你。」

雖然建橋只需短短的一個禮拜，但吳恩融認為，人與人之間由此建立起來的關係卻非常真實。「每次走的時候都有很多孩子追着車跑，再回去的時候他們會很開心，這樣的現象很難在香港看到，他們很珍惜你為他們做的一些事情，很友善地對待你，把最好的房間給你住，為你做好吃的東西，無止橋不單只是一座橋，而是與生命有關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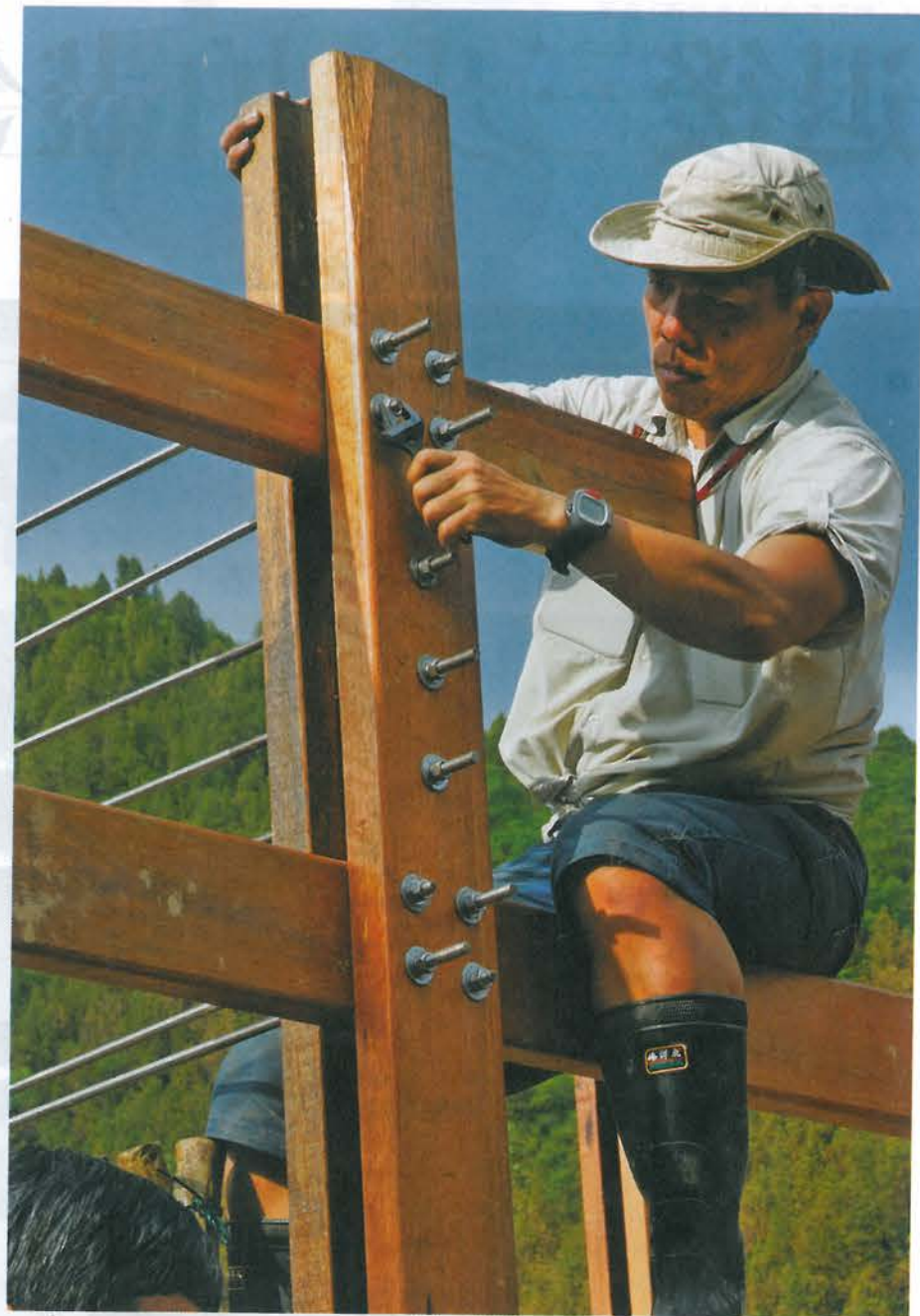
2013年吳恩融離開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原因居然是因為有一次一個學生見到他驚喜地說，原來您就是傳說中的某某某。「我

不想成為傳說中的人物，紅十字會創辦人是谁不重要，要做什么才重要，如果人家只是記得這個創始人，（這組織）沒辦法發展下去。」他甚至認為，如果有一天談起無止橋，沒有人記起吳恩融教授，沒有人知道誰是吳恩融教授的話，這一天就是無止橋成功之日。「無止橋的將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如果這幫年輕人忘掉某一個人，而記得有一個使命，就是無止橋最成功的一日。」

屬牛的吳恩融自認是「開山牛」性格，現在要「找另外一個山開」。2016年6月，他領導的「一專一村」團隊以可持續發展理念及現代力學知識，優化中國傳統竹橋的設計及施工方案，為重慶渝北區小五村籌建「一心橋」，該項目由「一專一村」團隊成員、中大建築學院博士生邵長專負責，去年7月建成，將為未來竹橋建設工業化起到重要的示範作用。

「竹橋之前沒人知道怎麼做，我們修的第一條橋跨度17米，現在第二條橋也快做完了，跨度23-25米，我們設計的是不需要橋墩的單跨度橋，這在技術上是很大挑戰，交通部名錄上全國1萬多條需要架橋的村，大部分的跨度在20米以內，也就是我們的技術可以解決其中90%的需求，這樣的竹橋兩個月內就可完成，取名『一心橋』，就是寓意一心一意做一座橋，就像無止橋一樣，無限制地做下去。」

因為當地的竹子堅固度不夠，項目專門邀請了哥倫比亞建築師Xavier Pino、Eduardo Salas Delgado和浙江、安徽等地的中國傳統竹工匠師親赴重慶，為項目提供技術細節上的專業意見，重慶交通大學為「一心橋」項目提供實驗場所並派學生參與，結構研究則得到清華大學陳肇元院士的指導和建議，讓項目成員得以在設計和修建過程中一邊學習、一邊調整竹橋各種構件的設計。「一心橋」最後巧取中國毛竹特點，利用力學知識優化傳統民間竹橋設計，採用拼裝式結構，只使用少量鋼材如螺絲、角鋼連接。吳恩融稱：「『一專一村』計劃期望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進一步改善竹材加工處理及成型的技術，設計一套各地農村皆宜的竹橋方式，惠及更多內地農村村民；同時會在內



2016年4月，吳恩融回訪甘肅黨政村時翻修涼亭

地建立工場做培訓基地，培養人才之餘亦方便生產施工。」

聘期已延至2027年的吳恩融，目前帶着4個博士生開展「一專一村」計劃。他坦言，過去10來年他訓練出來的（接班人）有兩個（穆鈞和萬麗），「專業的志願者是要做一輩子的，在認知和使命上，和普通志願者有微妙的區別」。「我自己能做幾個？

只是教給年輕人一個方法、一個系統、一個理念。國內有很多有想法、有抱負、有幹勁的年輕人，如果他們認同這個理念，在這個基礎上發揮，年輕人做事很快，受惠者會更多……希望20年之後，學生做的比我做的更多。」

【本文未署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左起）冬日暖陽下的萬麗、吳恩融和遲辛安